

## 重归四明山

——我眼里的“中国一日”

赖赛飞

那天是2020年11月3日。清晨,大批的游客还在路上,四明山在晨雾里神奇变幻着。我已在横坎头徜徉——中国作协组织2020“中国一日·美好小康——中国作家在行动”全国作家联动大型文学主题实践活动,我作为浙江省的作家参与,揣着小意外——不久前的黄金周,横坎头有位老乡来到象山。虽然最终没能见上面,但从他不打通我的电话不罢休的坚决里断定,他是看大海吃海鲜来的,如同晒幸福来的。最终约定,我将在这个秋天充分成熟之际再往四明山,去尝他家的油盐饼。

我也还他以突然袭击。

昨天下午到的村里,先来到百丈农家。晚餐时间尚早,见那位老乡——70出头的黄彭勋站在二楼阳台观景,端着白色搪瓷杯,脸上有隐约笑意。从他的目光望过去,对面的百丈

水库被立体的绿所环绕,成个大聚宝盆。他应该有这一刻的安闲用来回味:客人似涓涓细流汇聚过来,使一家子忙活了十六年。他说,开饭店前,他整日坐在余姚某工厂逼仄的门卫室发呆。可能,早年的脸上有苦闷。

一年忙下来,有个七八十万。这个数字他说了好几年,有所保留的口气。跟其他红村人一样,他更愿意诉说的是感念。感念生他养他的四明山:从没像现在那样意识到,每一棵树、每一粒果、每一滴水都赐福与自己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!四明山大通道建成后,成为浙江省的最美公路之一。双休日尤其节日一到,山间公路也像市区道路一样堵车。横坎头是进山的第一站。

此行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村里分别听了两次音乐。

一次是清晨,村委会门前的广场,穿戴整

齐的村民在练太极拳,矫健飘逸。所配音乐为《望星空》的二胡独奏,无限的深情厚意。我以为是表演队,他们却说锻炼身体而已——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,都是对生命的辜负(尼采语)。

另一次是午后。走过村中新打造成的风貌区,只有凉风穿过小巷,吹动着墙头、墙外、院内的花草。因是工作日的白天,村人都在外头上班或下地。不少人家在镇里、市里也买了商品房,哪头好跑哪头。以前只有外流,现在回流了,所以才愿意对老房子重整美化。

走至一排石墙老瓦屋,庭院宽大,月季与杜鹃花新鲜。钢琴声通过尺许宽的门缝出来,听出是《致爱丽丝》。从背影看,是位大婶,手法不算太娴熟,所以琴声分得开,一颗一颗,在秋天的晴空里,在干净的石板地上滚动,使我想起人间所有甜美的果实……

## 秋钓黄岩潭

裘七曜

一声海潮一声秋色,几许深情几许遐想。又是秋天,在这样的秋夜里,远离故乡的我,思绪竟莫名其妙地像野草一样蔓延而开。窗外有月,树梢缓动,在微微的秋风里,岁月的风铃叮叮当当,它把我吹到了故乡的海边。那一刻,却又恍惚着神清气爽,神采飞扬:因为眼前突然涌上一片湛蓝的海,而我,又成了海边一个了无牵挂的快乐人。

多年前,我在故乡的小学任教,那是象山港畔的一个小渔村。海边有山,更令人神往的是那里还有一条开满野菊花的幽静小道。秋天的时候,我总爱去那个叫黄岩潭的海边垂钓。

在每个周末来临的前一天傍晚,我已开始打点自己去海边垂钓所需的“行李”。然后,在晨光熹微的时候,我像露珠一样沾沾自喜,匆匆走向那里的海边。

海边有户人家,那是一对年近六旬的夫妇。每当我快到他们家门口的时候,他们家的两条狗总是不明所以地冲我大吼,然后被主人一顿臭骂,那两条狗很不好意思地呜咽了几下,悄悄地低下了头,接着穿越沙滩,躲进了一米多高的水草丛,害羞得不敢出来。

我还未跟他们夫妇打招呼,就看到了他们俩爽朗的笑容。在那个时间段,女主人总是边做早饭边忙着喂家禽和牲口,炊烟在屋顶袅袅而升,和那林间的雾气氤氲着。男主人呢,有时候正好用两个木桶挑了一担泉水过来,而有时候正好在屋边的菜地拔草。每当我走近他们的时候,他们像秋菊一样灿烂容颜总能让我心生感慨:其实这样的生活挺好的,独居一隅、悠然自得,与世无争、其乐融融;而且背靠青山、林木茂盛,面朝大海、清新富氧,种桃植梅、耕海牧渔……每当黄昏来临之时,在门口摆一张小方桌,炒几个时令蔬菜,加偶尔所获的海味,喝上几盅自家酿制的米酒,在凉风习习间听海鸥鸣叫、翔绕空中,看海上船儿来往、灯光移动,直至潮声催动月色,那就掩门而眠。

此刻的海潮像一个刚睡醒的婴儿,已经在急不可耐地躁动着。昨晚的扳罾人整夜未眠,他们的罾棚网依然在海水里一起一落地期盼着。那是一种由网衣、天杆、扑水、拉绳、撩兜、渔篓等组成的古老的捕鱼工具,它以倾斜角60-70度的姿势想和大海温柔拥抱。在秋阳下,却又如一个慈祥的牧羊人,在风吹白浪的海边寂寂伫立。

曾记父亲以前也是扳罾人,我那时常去青山脚下的礁石上看父亲扳罾。看到我来了,如果运气不错的话,父亲总会满心欢喜地杀一条刚上网的活蹦乱跳、透骨新鲜的鲻鱼。然后用海水一洗,在乱石胡乱搭成的“灶台”撒一把盐焗其。清蒸的鱼和米饭香喷喷的,我把头伸进碗里,吃得津津有味。父亲用酒瓶喝一口酒,偶尔会幽默地来一句:斫柴刀刀有,扳罾网网空。

当然,不可能网网空,总会有鱼会在你我的世界路过,总会有鱼入网和你一往情深,就像总会有人和你一起走长长的路。

我找了一块凌空而出的礁石,这是一块可以让老僧入定的礁石。我想在这里钓沧海藏心间。真的,去海边垂钓虽说是为了鱼,但更多的是为了心旷神怡。这只有喜欢钓鱼的人才真正懂得,并能乐此不疲地偷偷享受这种乐趣。

此刻,我已经开始在享受这种妙不可言的乐趣了。身后那座像碉堡一样的礁石山上有一蓬蓬荆棘的灌木,它们的枝条上像漫天星一样布满了一种油亮而又略显金黄的果实,又如佛珠似的被虔诚的信徒揉捏了千百回,在千姿百态的礁石上熠熠生辉。这种果实我们总称它为“毛栗”,春夏的时候它肆无忌惮地开着白花,而在秋天里,它装满了我童年和少年的口袋,它的滋味,至今仍在梦中回味。

我把鱼钩抛在海里,橘红色的浮标在海水里轻漾着,波浪吻着脚下的礁石,偶尔的飞溅是对礁石的一片柔情。我把鱼竿插在礁石的缝隙间,因为我觉得长时间的提着鱼竿既无聊又疲惫,我是一个比较好动的人,我不想这样。此刻,潮水边缘的礁石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海螺,它们仅有小拇指的指甲那人大

小,它们那哥特式的同心椭圆形,或是它那张开壳瓣,都令人心旌荡漾。它们在湿润的海苔上或杂碎的罅隙里,缓慢而有层次地蠕动着。当然,如果运气不错的话,有时候也有可能捡到拳头大小的海螺。曾记有一次,海水如此明澈,海水下的礁石上它们很悠闲自得地在那里时隐时现,我乐不可支地把手伸下去,捡了十几个大海螺。

前面的鱼竿已经弯下了腰,那个橘色的浮标此刻已经不见。我一阵兴奋,在海边长大的我无论礁石上的道路有多崎岖,有着飞鸟般机灵的我总能在其中轻盈自如、健步如飞。奋力着想提起鱼竿,却发现如此沉重,担心细如发丝的鱼线会不会断,只能收一下,放一下,全神贯注地和遐想里的大鱼打“持久战”。终于,海底的鱼耗尽了它所有的体力,它一声长叹,很不情愿地被我拉出了水面,在我的网兜里作最后的挣扎。

天空如此高蓝,棉花糖般的云朵在那里不停地变幻着自己的身姿,清澈湛蓝的海面有微风轻拂脸庞。那一刻,我的心灵也不由得跟着纯净通透起来。偶尔,那些穿迷彩服的渔民驾驶着他们的小船在海的边缘来回着,忙碌着。我朝他们挥挥手,他们大声说的话,应和着海风徐徐传来:有鱼吗?我提起养鱼的网袋朝他们晃荡了一下,然后看到他们驾驶着小船擦肩而过并竖起了大拇指。

远方是一望无际的海,那里有几个若隐若现的小岛静默着,离去的船只总爱消失在那里,我所有的遐思遐想跟着它们远去……

多年后,随秋风沉醉在灿然归寂的月夜,总能想起那块凌空而出的礁石和海面;还有在夕阳西下的归途中,站在开满野菊花的小径,看它们在风中漫开含笑,恣意摇曳……尤其是在兴奋的不寐之夜,我尽量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,神情专注地回忆那时自己在海边时的情景,然后慢慢放松、舒展自如地和它们一起轻拥入梦。

其实,每个人都像一座孤独的岛屿,每个岛屿都生长着自己喜欢的东西。自然,那故乡的海边,那里的一草一木,甚至每一块石头,都令人魂牵梦萦,让我时刻在梦中回望。